

創作起点



中国青年出版社

001
0047

創 作 起 点

“文艺学习”編輯部編

*

中 国 青 年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四12条老君堂11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36号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总經售

*

787×1092 1/32 2 11/16 印張 45,000字

1956年12月北京第1版 1956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1—30,000

統一書号: 10009·124

定价(7)二角六分

創作起点

“文艺学习”编辑部编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5年·北京

內 容 提 要

本書收集了十几位青年作家談創作的文章，內容是多方面的：有的談自己怎樣開始練習寫作，有的談自己的某篇小說的構思過程，有的回憶了在寫作中的失敗和成功的經驗教訓，有的着重談了關於作品的藝術表現問題，還有兩篇是談如何把本身業務工作和業餘寫作結合起來，這些都是作者根據親身感受所寫的經驗談。

封面設計：韓 琳

前 言

在这本小册子里，集中了青年作者的十几篇談創作的文章，其中有的是談自己怎样开始練習写作，有的是談自己的某篇小說的構思过程，也有的回忆了在写作中的失敗和成功的經驗教訓，也有的着重談了关于作品的艺术表現問題，此外，还有兩篇是談如何把本職業务工作和業余写作結合起来的經驗，总之，文章內容是多方面的，都是作者根据亲身感受所写的經驗談。

这十多位青年作者大部分是業余写作者，其中有工人、农民、革命軍人、小学教师、机关干部，只有少数是已經專業搞創作了的。他們的創作年限都不很長，写作成就也各有不同，所以不能要求他們每人提供一套完整的創作經驗。不过細心的讀者不难看出，这些作者在开始走上創作道路之前，都曾作过各方面的准备，而在开始創作以后的几年当中，也曾经历了各式各样的困难。尽管創作道路不長，可是他們仍旧遇到了不少的峯巒和溝澗、風雪与冰霜的。看看他們怎样通过了这些阻碍而前进，体会一下他們所經受的欢乐与煩惱，对于我們这些初学写作者和准备写作的青年，是会有許多好处的，至少可

以把他們對待文學創作的嚴肅認真的態度，和虛心探討藝術世界的精神當作借鑑。

這以前，我們還曾編輯過幾位老作家談創作經驗的問答體短文，題名“答習作者”，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刊行了。它和這本小冊子內容相近，只是作者和文體有所不同罷了。讀者可根據需要選讀。讀別人的談寫作經驗的文章，對於練習寫作是有很多幫助的，但是要从別人的創作經歷中，亦步亦趨地找尋自己的寫作門徑是辦不到的。因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生活經歷和教養，而有多少種不同的生活經歷和教養，就有可能產生多少種不同的創作途徑。文藝創作有共同的客觀規律，却沒有統一的操作規程。抱着找竅門的心理來涉獵這類書的人，一定要乘興而來，敗興而返。

本書題名“創作起點”，只是取作者們都還只是從自己的起點走上了創作道路、前途未可限量的意思，並不是要告訴習作者在開步走時必須先邁哪條腿。

編 者

目 次

前言·····	編 者	3
給爱好文艺的青年同學們·····	刘紹棠	7
我怎样學習創作·····	李 准	13
我的一点体会·····	吉学霏	20
在習作的道路上·····	从維熙	27
我和生活手冊·····	鄧友梅	34
从發表的和退回的習作談起·····	阿 鳳	40
做好写詩的准备·····	邵燕祥	47
生活永远是詩歌的土壤·····	未 央	53
我是这样开始写詩的·····	李学鰲	57
創作少年兒童文学作品的一些体会·····	江山野	64
我怎样开始写兒童文学讀物·····	刘厚明	73

我怎样在工作中学习写作·····	李双寿	77
我是怎样进行业余写作的? ·····	胡景芳	81

給爱好文艺的青年同學們

· 刘紹棠

从1952年到現在，我接到几百封讀者来信，其中百分之九十是中学同学写来的。大家向我提出了一些这样的問題：你怎样写小說？請把写作經驗告訴我；你怎样观察生活？請把观察生活的方法告訴我；你怎样讀書？請把讀書心得和讀書方法告訴我，等等。讀这些信时，我很惶恐，以我的能力，是回答不出这些問題的。我練習写作的日子很短，根本談不到有甚么經驗和方法。我知道前边的路很長，捷徑是沒有的，所以我要更虛心地學習，更刻苦地劳动，坚持前进。正因为这样，我給同學們的回信很空洞；又因为我的時間很紧，所以回信也較迟，因此也受到一些同學的責备。

在我們爱好文艺的青年同学中，不少人學習写作，目的是正确的，决心是坚定的，思想上和學習上都很好。他們是脚踏实地的努力着。他們有的写农村生活，有的写学校生活，也并不好高騖远和急于求成。他們學習写作的态度和做法是实事求是的。有人認為学校的学生写农民是很可笑的。我覺得这种看法并不全面。因为日前的学校，工农子弟一天天多起来，他們是在劳动生活中長大的，而且跟家庭有着密切的联系，

寒暑假都要回家住很長時間，對農村生活是很熟悉的。而且，目前也有幾個青年同學，他們發表了一些反映農村生活的短篇小說。

我認為，對這種在萌芽狀態中的新生力量，不應該忽視。

不過，在一些愛好文藝並練習寫作的同學當中，他們的想法和做法也的確存在着很多問題，以致違反了學習紀律，妨礙了學習，同時還增加了學校教學工作和教育工作中的困難。給我來過信或者和我接觸過的一些同學，常常就存在着這一類問題。比如，有的同學對理科功課很討厭，而對文科也不願學習，只是一心看文藝作品；有的同學看不起語文老師，認為語文課學不到甚麼東西，想跟作家和編輯部建立函授關係；有的同學制定了很不實際的創作計劃，準備寫中篇、寫長篇，計劃實現不了，就埋怨學校不但不給他方便，而且还“打擊”他；而在他們日常的言談當中，有時也多少流露出一些名利思想。我們年輕人都是有幻想的，也應該幻想，但決不能把自己的幻想建築在名利思想上，因為實質上這是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思想。我在中學時有幾個同學，為了讓自己有錢花，就整天寫起來，一篇稿子這裡不登投到那裡，那裡不登再寄到另外的地方，直到全沒希望，才唉聲嘆氣的暫時罷手。接着，便抱着一本本文學作品找“秘訣”，可是寫出來仍然沒有發表，他們就灰心喪氣，後悔自己白折騰這一陣子，浪費了精力，耽誤了學習。今年他們幾個考大學，都沒學文學，而且差不多連小說也不看了，又走了一個極端。

這就說明了：名利思想是害人的，碰了几次壁，个人名利

不能馬上得到，就連對文學的一點愛好也喪失了；從個人名利思想出發，就一定要失望，一定要失敗。名利思想是最可怕的敵人，它會使我們變得渺小、卑鄙，為了要在報紙上印上自己的名字，為了要拿到一點稿費，就一切都不顧了，甚至會發生可恥的偷竊行為，去抄襲別人的作品。這樣發展下去，道德品質就會墮落，而結果必然要斷送了自己的前途。

我所知道的另一種情形是：有的同學由於想在寫作上“一鳴驚人”，便不再好好學習正課，不肯遵守學習紀律，把時間全花在看小說、寫小說上，不復習功課，不做作業。這樣，學校領導跟老師當然要管，其他的同學們也當然有意見，於是便感到生活苦悶，感到學校是“當作家”的“絆腳石”。這種思想越來越嚴重，就變得不關心政治了，甚至認為黨不溫暖，青年團不溫暖，不再想爭取入團、入黨。

也是我認識的一個同學，本來不熟悉農村生活，卻硬要寫反映農村互助合作運動的長篇小說，功課每學年都要補考，但覺得自己能搞大部頭創作，就看不起老師，看不起同學，羣眾關係非常壞。我勸他不要寫長篇，先練習寫短小的東西；又勸他警惕自己，別那麼自高自大，應該把羣眾關係搞好。他不肯聽。我給他提的次數多了，他反倒認為“同行是冤家”，不大跟我接近了。以後他上了一個師範學校，情況我不大清楚。半年前，忽然聽說他借故退學了，準備蹲在家里專門搞創作，早晚有一天會“一舉成名天下知”的；又聽說他投稿時，把自己的名字說成是筆名，把一個常發表一些作品的人的名字說成是自己的真實姓名，以便沾些光，即使稿子退回來別人也看不出，

免得难为情；同时他还說自己的長篇在某地方報紙連載过，来吓唬不摸底的人。这种行为不是已經發展得很危險、很可怕了么？一个年輕人，不关心政治，不認真學習，不靠近党，怎么能看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远景呢？怎么会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奋斗呢？又怎么能認識生活中的矛盾与斗争，發現生活中新人新事来进行創作呢？

当然，我知道有的同学倒不見得是为了追求个人名利，而是只顧个人兴趣，偏爱文艺，荒廢了學習，但并不自覺，却認為將來对祖国会有更大的貢獻。給我写信的一些学工的同学当中，有些就表示對他們所學的专业不感兴趣，想搞創作，并且占用了一些专业课程學習時間来練習写作和研究文学作品。如东北一个机器制造学校的同学来信說，他第一爱好是文学，第二爱好是木刻，第三才是机器制造；又說，他大部分的时间用在前两个爱好上，并自信能为祖国做出成績来。

試想，一个人能有多大精力和时间，能够这么四分五裂的使用呢？他的专业又怎么能学得好？而祖国在社会主义建設中最迫切需要他做出成績的是机器制造。如果畢了業本行根本不会，这給祖国造成多大損失，多么对不起祖国啊！

在同学中間还存在着閱讀文学作品不虛心的情况，这些同学看不起中国作品，說甚么中国作品干燥無味、粗糙、概念，当然我們有些作品是比較粗糙，但也并不是都不值得讀和不值得學習。我們的作品是在毛主席的文艺方針指导下創造出来的，其中絕大部分也还是或多或少地反映了我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所进行的長期的艰苦的斗争。从

这些作品里，我們可以看到我国人民怎样为了爭取解放，为了民族的生存，为了建設社会主义，而进行的英勇的战斗和創造性的劳动，这对我們思想觉悟的提高和生活經驗的丰富都会有很大的帮助。同时，这些作品在風格上和語言上，都是具有民族形式和民族特色的，所以在練習写作上，也会帮助我們学到一些东西。

最后，我有个意見提供同學們参考，那就是我們年輕同學不要一插手就写大部头的長篇小說，因為我們畢竟还年輕，生活和斗争的經驗还很不丰富，写作技巧也还差，時間也不允許。我認为應該先从写短小的东西开始，比如写生活小故事一类的东西，实际上短小的东西要写好也不是容易的事。我的意思是形式短小的东西，內容比較單純，練習得多了，就可以帮助我們敏銳地感触和發現生活中最閃爍最鮮明的东西，可以鍛鍊我們如何生动地、精鍊地运用語言。我學習写作是这样开始的，后来漸漸地初步学到一点表現人物和選擇、概括生活的方法，我才試着写短篇小說，但仍然可以算做較長的生活故事。

但是，我們練習写作的同时，决不能忽視正課學習，我們一定要抓紧中学这一段寶貴的學習時間，获得必要的基础科学知識。祖国花了很多錢供我們念書，这些錢都是劳动人民用血汗换来的，我們都知道“鋤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这首詩，我們的學習用費就是这样产生的，我們能够不好好讀書，荒廢學習，以致將來不學無術嗎？

祖国對我們每个青年人，期望都是很大的，毛主席要我們

“做我們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極其光荣偉大的事業”。我們沒有学到本領，將來拿甚么回答毛主席和供养我們的劳动人民呢？等我們覺悟了，能不痛心嗎？

我不是給爱好文学的同学潑冷水，也決不是摆假面孔教訓人，嘲笑人。我們国家的现实生活是丰富多彩的，需要有很多作家来反映这丰富多彩的生活，我們年輕人應該有这个志气。但是我們決不能先想到甚么“一举成名天下知”，甚么“名誉”、“地位”、“好找爱人”；也不要再向作家和編輯部要当作家的“秘訣”以便走捷徑。我們要端正目的，認真学习，热爱生活，刻苦劳动，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走。

讓我們互相鼓励，互相督促，一同前进吧！

我怎样學習創作

李 准

今年夏天，有几个青年到我住的村子里来参观，他們順便地要我談一下怎样學習創作。這個問題使我很窘，因为只写过那么几篇短东西，自己也还是在刚开始學習阶段，有什么可談的經驗呢！后来我領他們去看了我們社里的庄稼。在路上他們热情地对我的小說提了一些意見，我發現他們还是有些生活基础和認識生活的能力。因此，回想到以前我給一些青年回信中，有的写得太簡單，我曾担心有些青年，过早規定自己走“作家”的道路，会耽誤他們的正常學習和工作，可是道理又沒有講得透徹，現在我想把这点意思再談一談：

我开始學習写作，是在1953年。

在写“不能走那条路”之前，我曾經写过些小故事，这些故事都很短，有的只有一兩千字。写一个人物，叙一件事情。我写这些东西，並沒有想当什么作家，只是在工作中碰到了听到了一些問題和事情，有些問題自己想把它說出来讓更多人知道，譬如說：誰家的婆婆待媳妇特別好，乡里城里有什么新人新事等等。

在写这些小故事时，我总是想：“如果有人能給农民們讀

讀就好了。”我的目的就是這樣：能夠讓農民們听听，笑一笑，從笑聲中來擺脫他們的落后，從笑聲中認識到什麼是先進。

這些故事，大多發表在地方報紙上。有一次，一個從鄉里回來的同志對我說：“你寫的東西在我們那個鄉里，廣播員每天晚上給羣眾讀，報紙都揉爛了，羣眾還是要求讀。”我听了之後，很感動，也很慚愧。在這以後，我寫東西時，總要盡量把語言弄得通俗一些。就好像我面前坐了很多街隣，我在講故事給他們听。

直到現在，我還是非常喜歡寫簡短的小故事，差不多每年要寫幾個。我覺得這些小故事對我練習寫作幫助很大，我本來極喜歡一些民間故事的洗練、淳樸的語言和清楚、緊密的結構，因此我在寫故事中，首先鍛鍊能把一件事情說得清楚、生動。

把一件事情說清楚並不容易，特別是我們初學寫作者。我覺得這要比我們有些青年硬學着寫“一片白色的雲”，“小溪淙淙的流水”等一類句子重要得多。

1953年9月，我寫了“不能走那條路”，以後又學着寫了幾篇小說。這些小說內容大都是反映今天農村社會主義改造運動中的一些人物故事。有很多青年來信，問“不能走那條路”的寫作情況。我記得關於怎樣寫這篇小說，曾經寫過一篇短文。現在我還可以概括的談一下。“不能走那條路”雖是個短篇小說，但寫一遍，改幾遍，大概用半个月時間，不過這個主題在我腦子里醞釀的時間，差不多有半年，最後自己真忍不住了，才把它寫成小說。

这个小說里的人物，虽然不是真人真事，不过都有一定的人物作模特兒，并且这些人都是我極熟的人，熟到我閉着眼睛能分辨出他們的脚步声音。

我觉得自己能够写点东西，主要是由于羣众斗争生活的教育和党的培养。我的故乡是在黃河南岸，洛陽的一个农村里，我在这个农村長大，在解放前，我的家乡在“水、旱、蝗、湯（匪患）”的各种灾情重压下，广大的农村变成了一条飢餓的走廊。农民的貧穷，在我幼小时的头腦里就留下深刻的印象。我和他們在一起滾了十多年，可是我不能理解他們。在解放后，經過学习党的理論，参加了羣众运动和斗争，逐渐懂得用阶级观点来分析研究农民問題，才能比較深刻的理解他們。

記得开始学习理論，学的是“社会發展史”和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我現在还不能忘記我第一次讀“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时的激动快慰的感情。就是从这些書里，我得到了許多啓發。在写“不能走那条路”之前，我曾經翻过一些关于农村問題的党的理論和政策，使我深刻地認識了农民的兩面性，同时也深信互助合作可以摆脱农民的貧困。因此，也想借助自己的笔帮助那些手扶犁把赶着小牛耕种的人們迅速的走上互助合作的道路，看到他們駕駛新式的耕作机械。

我写小說就是从这些信念开始的。当然，創作仅仅憑这一点願望是不够的。但是我覺得有一点必須說明，那就是作者在作品中所揭出的真理，必須是作者內心積極拥护和热愛的。作者对生活能够树立起正确的信念，并在工作中心經常保持为这种信念所鼓舞的热情，是和經常学习馬克思列宁主义